西遊記/第03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三十五回
外道施威欺正性
心猿獲寶伏邪魔

西遊記
第三十六回
心猿正處諸緣伏　劈破傍門見月明
作者：吳承恩

第三十七回
鬼王夜謁唐三藏
悟空神化引嬰兒

卻說孫行者按落雲頭，對師父備言菩薩借童子，老君收去寶貝之事。三藏稱謝不已，死心塌地辦虔誠，捨命投西，攀鞍上馬，豬八戒挑著行李，沙和尚攏著馬頭，孫行者執了鐵棒，剖開路，徑下高山前進。說不盡那水宿風餐，披霜冒露。

師徒們行罷多時，前又一山阻路。三藏在那馬上高叫：「徒弟啊，你看那裡山勢崔巍，須是要仔細隄防，恐又有魔障侵身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休要胡思亂想，只要定性存神，自然無事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呀，西天怎麼這等難行？我記得離了長安城，在路上春盡夏來，秋殘冬至，有四五個年頭，怎麼還不能得到？」行者聞言，呵呵笑道：「早哩，早哩，還不曾出大門哩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不要扯謊。人間就有這般大門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我們還在堂屋裡轉哩。」沙僧笑道：「師兄，少說大話嚇我。那裡就有這般大堂屋，卻也沒處買這般大過梁啊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若依老孫看時，把這青天為屋瓦，日月作窗櫺，四山五岳為梁柱，天地猶如一敞廳。」八戒聽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們

只當轉些時回去罷。」行者道：「不必亂談，只管跟著老孫走路。」

好大聖，橫擔了鐵棒，領定了唐僧，剖開山路，一直前進。那師父在馬上遙觀，好一座山景。真個是：

山頂嵯峨摩斗柄，樹梢彷彿接雲霄。青煙堆裡，時聞得谷口猿啼；亂翠陰中，每聽得松間鶴唳。嘯風山魅立溪間，戲弄樵夫；成器狐狸坐崖畔，驚張獵戶。好山！看那八面崖巍，四圍險峻。古怪喬松盤翠蓋，枯摧老樹掛藤蘿。泉水飛流，寒氣透人毛髮冷；巔峰屹　　，清風射眼夢魂驚。時聽大蟲哮吼，每聞山鳥時鳴。麂鹿成群穿荊棘，往來跳躍；獐　　結黨尋野食，前後奔跑。佇立草坡，一望並無客旅；行來深凹，四邊俱有豺狼。應非佛祖修行處，盡是飛禽走獸場。

那師父戰戰兢兢，進此深山，心中悽慘，兜住馬，叫聲：「悟空啊！我

自從益智登山盟，王不留行送出城。

路上相逢三棱子，途中催趲馬兜鈴。

尋坡轉澗求荊芥，邁嶺登山拜茯苓。

防己一身如竹瀝，茴香何日拜朝廷？」

孫大聖聞言，呵呵冷笑道：「師父不必罣念，少要心焦，且自放心前進，還你個功到自然成也。」師徒們玩著山景，信步行時，早不覺紅輪西墜。正是：

十里長亭無客走，九重天上現星辰。

八河船隻皆收港，七千州縣盡關門。

六宮五府回官宰，四海三江罷釣綸。

兩座樓頭鐘鼓響，一輪明月滿乾坤。

那長老在馬上遙觀，只見那山凹裡有樓臺疊疊，殿閣重重。三藏道：「徒弟，此時天色已晚，幸得那壁廂有樓閣不遠，想必是庵觀寺院，我們都到那裡借宿一宵，明日再行罷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說得是。不要忙，等我且看好歹如何。」那大聖跳在空中，仔細觀看，果然是座山門。但見：

八字磚牆泥紅粉，兩邊門上釘金釘。

疊疊樓臺藏嶺畔，層層宮闕隱山中。

萬佛閣對如來殿，朝陽樓應大雄門。

七層塔屯雲宿霧，三尊佛神現光榮。

文殊臺對伽藍舍，彌勒殿靠大慈廳。

看山樓外青光舞，步虛閣上紫雲生。

松關竹院依依綠，方丈禪堂處處清。

雅雅幽幽供樂事，川川道道喜迴迎。

參禪處有禪僧講，演樂房多樂器鳴。

妙高臺上曇花墜，說法壇前貝葉生。

正是那林遮三寶地，山擁梵王宮。

半壁燈煙光閃灼，一行香靄霧朦朧。

孫大聖按下雲頭，報與三藏道：「師父，果然是一座寺院，卻好借宿，我們去來。」

這長老放開馬，一直前來，徑到了山門之外。行者道：「師父，這一座是甚麼寺？」三藏道：「我的馬蹄才然停住，腳尖還未出鐙，就問我是甚麼寺，好沒分曉。」行者道：

「你老人家自幼為僧，須曾講過儒書，方才去演經法，文理皆通，然後受唐王的恩宥。門上有那般大字，如何不認得？」長老罵道：「潑猢猻！說話無知。我才面西催馬，被那太陽影射，奈何門雖有字，又被塵垢朦朧，所以未曾看見。」行者聞言，把腰兒躬一躬，長了二丈餘高，用手展去灰塵，道：「師父，請看。」上有五個大字，乃是「敕建寶林寺」。行者收了法身，道：「師父，這寺裡誰進去借宿？」三藏道：「我進去。你們的嘴臉醜陋，言語粗疏，性剛氣傲，倘或衝撞了本處僧人，不容借宿，反為不美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請師父進去，不必多言。」

那長老卻丟了錫杖，解下斗篷，整衣合掌，徑入山門。只見兩邊紅漆欄杆裡面，高坐著一對金剛，裝塑的威儀惡醜：

一個鐵面鋼鬚似活容，一個燥眉圓眼若玲瓏。左邊的拳頭骨突如生鐵，右邊的手掌崚嶒賽赤銅。金甲連環光燦爛，明盔繡帶映飄風。西方真個多供佛，石鼎中間香火紅。

三藏見了，點頭長嘆道：「我那東土，若有人也將泥胎塑這等大菩薩，燒香供養啊，我弟子也不去西天去矣。」正嘆息處，又到了二層山門之內。見有四大天王之像，乃是持國、多聞、增長、廣目，按東北西南風調雨順之意。進了二層門裡，又見有喬松四樹，一樹樹翠蓋蓬蓬，卻如傘狀。忽撞頭，乃是大雄寶殿。那長老合掌皈依，舒身下拜。拜罷起來，轉過佛臺，到於後門之下。又見有倒座觀音普度南海之像。那壁上都是良工巧匠裝塑的那些蝦、魚、蟹、鱉，出頭露尾，跳海水波潮耍子。長老又點頭三五度，感嘆萬千聲道：「可憐啊！鱗甲眾生都拜佛，為人何不肯修行？」

正讚嘆間，又見三門裡走出一個道人。那道人忽見三藏相貌稀奇，丰姿非俗，急趨步上前施禮道：「師父那裡來的？」三藏道：「弟子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，上西天拜佛求經的。今到寶方，天色將晚，告借一宿。」那道人道：「師父莫怪，我做不得主，我是這裡掃地、撞鐘、打勤勞的道人。裡面還有個管家的老師父哩，待我進去稟他一聲。他若留你，我就出來奉請；若不留你，我卻不敢羈遲。」三藏道：「累及你了。」

那道人急到方丈報道：「老爺，外面有個人來了。」那僧官即起身，換了衣服，按一按毘盧帽，披上袈裟，急開門迎接，問道人：「那裡人來？」道人用手指定道：「那正殿後邊不是一個人？」那三藏光著一個頭，穿一領二十五條達摩衣，足下登一雙拖泥帶水的達公鞋，斜倚在那後門首。僧官見了，大怒道：「道人少打！你豈不知我是僧官，但只有城上來的士夫降香，我方出來迎接？這等個和尚，你怎麼多虛少實，報我接他？看

他那嘴臉，不是個誠實的，多是雲遊方上僧，今日天晚，想是要來借宿。我們方丈中，豈容他打攪？教他往前廊下蹲罷了，報我怎麼？」抽身轉去。

長老聞言，滿眼垂淚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這才是人離鄉賤。我弟子從小兒出家，做了和尚，又不曾拜懺吃葷生歹意，看經懷怒壞禪心；又不曾丟瓦拋磚傷佛殿，阿羅臉上剝真金。噫！可憐啊！不知是那世裡觸傷天地，教我今生常遇不良人。——和尚，你不留我們宿便罷了，怎麼又說這等憊懶話，教我們在前道廊下去蹲？此話不與行者說還好，若說了，那猴子進來，一頓鐵棒，把孤拐都打斷你的。」長老道：「也罷，也罷。常言道：『人將禮樂為先。』我且進去問他一聲，看他意下如何？」

那師父踏腳跡，跟他進方丈門裡。只見那僧官脫了衣服，氣呼呼的坐在那裡，不知是念經，又不知是與人家寫法事，見那桌案上有些紙劄堆積。唐僧不敢深入，就立於天井裡，躬身高叫道：「老院主，弟子問訊了。」那和尚就有些不耐煩他進裡邊來的意思，半答不答的還了個禮，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三藏道：「弟子乃東土大唐駕下差來，上西天拜活佛求經的。經過寶方，天晚，求借一宿，明日不犯天光就行了。萬望老院主方便方便。」那僧官才欠起身來道：「你是那唐三藏麼？」三藏道：「不敢，弟子便是。」僧官道：「你既往西天取經，怎麼路也不會走？」三藏道：「弟子更不曾走貴處的路。」他道：「正西去，只有四五里遠近，有一座三十里店，店上有賣飯的人家，方便好宿。我這裡不便，不好留你們遠來的僧。」三藏合掌道：「院主，古人有云：『庵觀寺院，都是我方上人的館驛，見山門就有三升米分。』你怎麼不留我，卻是何情？」僧官怒聲叫道：「你這遊方的和尚，便是有些油嘴油舌的說話。」三藏道：「何為油嘴油舌？」僧官道：「古人云：『老虎進了城，家家都閉門。雖然不咬人，日前壞了名。』」三藏道：「怎麼『日前壞了名』？」他道：「向年有幾眾行腳僧，來於山門口坐下。是我見他寒薄，一個個衣破鞋無，光頭赤腳，我嘆他那般襤褸，即忙請入方丈，延之上坐，款待了齋飯，又將故衣各借一件與他，就留他住了幾日。怎知他貪圖自在衣食，更不思量起身，就住了七八個年頭。住便也罷，又幹出許多不公的事來。」三藏道：「有甚麼不公的事？」僧官道：「你聽我說：

閑時沿牆拋瓦，悶來壁上扳釘。冷天向火折窗櫺。夏日拖門攔徑。

幡布扯為腳帶，牙香偷換蔓菁。常將琉璃把油傾。奪碗奪鍋賭勝。」

三藏聽言，心中暗道：「可憐啊！我弟子可是那等樣沒脊骨的和尚？」欲待要哭，又恐

那寺裡的老和尚笑他，但暗暗扯衣揩淚，忍氣吞聲，急走出去，見了三個徒弟。那行者見師父面上含怒，向前問：「師父，寺裡和尚打你來？」唐僧道：「不曾打。」八戒說：「一定打來；不是，怎麼還有些哭包聲？」那行者道：「罵你來？」唐僧道：「也不曾罵。」行者道：「既不曾打，又不曾罵，你這般苦惱怎麼？好道是思鄉哩？」唐僧道：「徒弟，他這裡不方便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這裡想是道士？」唐僧怒道：「觀裡才有道士，寺裡只是和尚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不濟事。但是和尚，即與我們一般。常言道：『既在佛會下，都是有緣人。』你且坐，等我進去看看。」

好行者，按一按頂上金箍，束一束腰間裙子，執著鐵棒，徑到大雄寶殿上，指著那三尊佛像道：「你本是泥塑金裝假像，內裡豈無感應？我老孫保領大唐聖僧往西天拜佛求取真經，今晚特來此處投宿，趁早與我報名；假若不留我等，就一頓棍打碎金身，教你還現本相泥土。」

這大聖正在前邊發狠，搗叉子亂說，只見一個燒晚香的道人點了幾枝香，來佛前爐裡插。被行者咄的一聲，諕了一跌；爬起來看見臉，又是一跌；嚇得滾滾蹡蹡，跑入方丈裡，報道：「老爺，外面有個和尚來了。」那僧官道：「你這夥道人都少打。一行說教他往前廊下去蹲，又報甚麼？再說打二十。」道人說：「老爺，這個和尚比那個和尚不同：生得惡躁，沒脊骨。」僧官道：「怎的模樣？」道人道：「是個圓眼睛，查耳朵，滿面毛，雷公嘴。手執一根棍子，咬牙狠狠的，要尋人打哩。」僧官道：「等我出去看。」

他即開門，只見行者撞進來了。真個生得醜陋：七高八低孤拐臉，兩隻黃眼睛，一個磕額頭，獠牙往外生。就像屬螃蟹的，肉在裡面，骨在外面。那老和尚慌得把方丈門關了。行者趕上，撲的打破門扇，道：「趕早將乾淨房子打掃一千間，老孫睡覺。」僧官躲在房裡，對道人說：「怪他生得醜麼，原來是說大話折作的這般嘴臉。我這裡連方丈、佛殿、鐘鼓樓、兩廊，共總也不上三百間，他卻要一千間睡覺，卻打那裡來？」道人說：「師父，我也是嚇破膽的人了，憑你怎麼答應他罷。」那僧官戰索索的高叫道：「那借宿的長老，我這小荒山不方便，不敢奉留，往別處去宿罷。」

行者將棍子變得盆來粗細，直壁壁的豎在天井裡，道：「和尚，不方便，你就搬出去。」僧官道：「我們從小兒住的寺，師公傳與師父，師父傳與我輩，我輩要遠繼兒孫。他不知是那裡勾當，冒冒失失的，教我們搬哩。」道人說：「老爺，十分不尷尬，搬出去也罷，扛子打進門來了。」僧官道：「你莫胡說，我們老少眾人四五百名和尚，往那裡搬？搬出去，卻也沒處住。」行者聽見道：「和尚，沒處搬，便著一個出來打樣棍。」老和

尚叫道人：「你出去與我打個樣棍來。」那道人慌了道：「爺爺呀！那等個大杠子，教我去打樣棍？」老和尚道：「『養軍千日，用軍一朝。』你怎麼不出去？」道人說：「那杠子莫說打來，若倒下來，壓也壓個肉泥。」老和尚道：「也莫要說壓，只道豎在天井裡，夜晚間走路，不記得啊，一頭也撞個大窟窿。」道人說：「師父，你曉得這般重，卻教我出去打甚麼樣棍？」他自家裡面轉鬧起來。

行者聽見道：「是也禁不得，假若就一棍打殺一個，我師父又怪我行兇了。且等我另尋一個甚麼打與你看看。」忽擡頭，只見方丈門外有一個石獅子，卻就舉起棍來，乒乓一下，打得粉亂麻碎。那和尚在窗眼兒裡看見，就嚇得骨軟觔麻，慌忙往床下拱；道人就往鍋門裡鑽，口中不住叫：「爺爺，棍重，棍重，禁不得，方便，方便！」行者道：「和尚，我不打你。我問你：這寺裡有多少和尚？」僧官戰索索的道：「前後是二百八十五房頭，共有五百個有度牒的和尚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快去把那五百個和尚都點得齊齊整整，穿了長衣服出去，把我那唐朝的師父接進來，就不打你了。」僧官道：「爺爺，若是不打，便擡也擡進來。」行者道：「趁早去。」僧官叫道人：「你莫說嚇破了膽，就是嚇破了心，便也去與我叫這些人來，接唐僧老爺爺來。」

那道人沒奈何，捨了性命，不敢撞門，從後邊狗洞裡鑽將出去，徑到正殿上，東邊打鼓，西邊撞鐘。鐘鼓一齊響處，驚動了兩廊大小僧眾，上殿問道：「這早還不晚哩，撞鐘打鼓做甚？」道人說：「快換衣服，隨老師父排班，出山門外，迎接唐朝來的老爺。」那眾和尚真個齊齊整整，擺班出門迎接。有的披了袈裟；有的著了偏衫；無的穿著個一口鐘直裰；十分窮的，沒有長衣服，就把腰裙接起兩條披在身上。行者看見道：「和尚，你穿的是甚麼衣服？」和尚見他醜惡，道：「爺爺，不要打，等我說。這是我們城中化的布，此間沒有裁縫，是自家做的個一裹窮。」

行者聞言暗笑，押著眾僧，出山門外跪下。那僧官磕頭高叫道：「唐老爺，請方丈裡坐。」八戒看見道：「師父老大不濟事，你進去時，淚汪汪，嘴上掛得油瓶。師兄怎麼就有此獐智，教他們磕頭來接？」三藏道：「你這個獃子，好不曉禮。常言道：『鬼也怕惡人哩。』」唐僧見他們磕頭禮拜，甚是不過意，上前叫：「列位請起。」眾僧叩頭道：「老爺若和你徒弟說聲方便，不動杠子，就跪一個月也罷。」唐僧叫：「悟空，莫要打他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曾打；若打，這會已打斷了根矣。」那些和尚卻才起身，牽馬的牽馬，挑擔的挑擔，擡著唐僧，馱著八戒，挽著沙僧，一齊都進山門裡去，卻到後面方丈中，依敘坐下。

眾僧卻又禮拜。三藏道：「院主請起，再不必行禮，作踐貧僧，我和你都是佛門弟子。」僧官道：「老爺是上國欽差，小和尚有失迎接。今到荒山，奈何俗眼不識尊儀，與老爺邂逅相逢。動問老爺：一路上是吃素？是吃葷？我們好去辦飯。」三藏道：「吃素。」僧官道：「徒弟，這個爺爺好的吃葷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們也吃素，都是胎裡素。」那和尚道：「爺爺呀！這等兇漢也吃素？」有一個膽量大的和尚，近前又問：「老爺既然吃素，煮多少米的飯方夠吃？」八戒道：「小家子和尚，問甚麼？一家煮上一石米。」那和尚都慌了，便去刷洗鍋灶，各房中安排茶飯。高掌明燈，調開桌椅，管待唐僧。

師徒們都吃罷了晚齋，眾僧收拾了家火。三藏稱謝道：「老院主，打攪寶山了。」僧官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怠慢，怠慢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師徒卻在這裡安歇？」僧官道：「老爺不要忙，小和尚自有區處。」叫：「道人，那壁廂有幾個人聽使令的？」道人說：「師父，有。」僧官吩咐道：「你們著兩個去安排草料，與唐老爺喂馬。著幾個去前面把那三間禪堂，打掃乾淨鋪設床帳，快請老爺安歇。」

那些道人聽命，各各整頓齊備，卻來請唐老爺安寢。他師徒們牽馬挑擔，出方丈，徑至禪堂門首看處，只見那裡面燈火光明，兩梢間鋪著四張藤屜床。行者見了，喚那辦草料的道人，將草料擡來，放在禪堂裡面，拴下白馬，教道人都出去。三藏坐在中間。燈下，兩班兒立五百個和尚，都伺候著，不敢撤離。三藏欠身道：「列位請回，貧僧好自在安寢也。」眾僧決不敢退。僧官上前，吩咐大眾：「伏侍老爺安置了再回。」三藏道：「即此就是安置了，都就請回。」眾人卻才敢散去訖。

唐僧舉步出門小解，只見明月當天，叫：「徒弟。」行者、八戒、沙僧都出來侍立。因感這月清光皎潔，玉宇深沉，真是一輪高照，大地分明。對月懷歸，口占一首古風長篇。詩云：

皓魄當空寶鏡懸，山河搖影十分全。

瓊樓玉宇清光滿，冰鑑銀盤爽氣旋。

萬里此時同皎潔，一年今夜最明鮮。

渾如霜餅離滄海，卻似冰輪掛碧天。

別館寒窗孤客悶，山村野店老翁眠。

乍臨漢苑驚秋鬢，才到秦樓促晚奩。

庾亮有詩傳晉史，袁宏不寐泛江船。

光浮杯面寒無力，清映庭中健有仙。

處處窗軒吟白雪，家家院宇弄冰弦。

今宵靜玩來山寺，何日相同返故園？

行者聞言，近前答曰：「師父啊，你只知月色光華，心懷故里，更不知月家之意，乃先天法象之規繩也。月至三十日，陽魂之金散盡，陰魄之水盈輪，故純黑而無光，乃曰『晦』。此時與日相交，在晦朔兩日之間，感陽光而有孕。至初三日一陽現，初八日二陽生，魄中魂半，其平如繩，故曰『上弦』。至今十五日，三陽備足，是以團圓，故曰『望』。至十六日一陰生，二十二日二陰生，此時魂中魄半，其平如繩，故曰『下弦』。至三十日三陰備足，亦當『晦』。此乃先天採煉之意。我等若能溫養二八，九九成功，那時節，見佛容易，返故田亦易也。詩曰：

前弦之後後弦前，藥味平平氣象全。

採得歸來爐裡煉，志心功果即西天。」

那長老聽說，一時解悟，明徹真言。滿心歡喜，稱謝了悟空。沙僧在傍笑道：「師兄此言雖當，只說的是弦前屬陽，弦後屬陰，陰中陽半，得水之金；更不道：

水火相攙各有緣，全憑土母配如然。

三家同會無爭競，水在長江月在天。」

長老聞得，亦開茅塞。正是：

理明一竅通千竅，說破無生即是仙。

八戒上前扯住長老道：「師父，莫聽亂講，誤了睡覺。這月啊：

缺之不久又團圓，似我生來不十全。

吃飯嫌我肚子大，拿碗又說有黏涎。

他都伶俐修來福，我自痴愚積下緣。

我說你取經還滿三塗業，擺尾搖頭直上天。」

三藏道：「也罷，徒弟們走路辛苦，先去睡下。等我把這卷經來念一念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差了。你自幼出家，做了和尚，小時的經文，那本不熟？卻又領了唐王旨意，上西天見佛，求取大乘真典。如今功未完成，佛未得見，經未曾取，你念的是那卷經兒？」三藏道：「我自出長安，朝朝跋涉，日日奔波，小時的經文恐怕生了。幸今夜得閑，等我溫習溫習。」行者道：「既這等說，我們先去睡也。」他三人各往一張藤床上睡下。長老掩上禪堂門，高剔銀缸，鋪開經本，默默看念。正是那：

樓頭初鼓人煙靜，野浦漁舟火滅時。

畢竟不知那長老怎麼樣離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